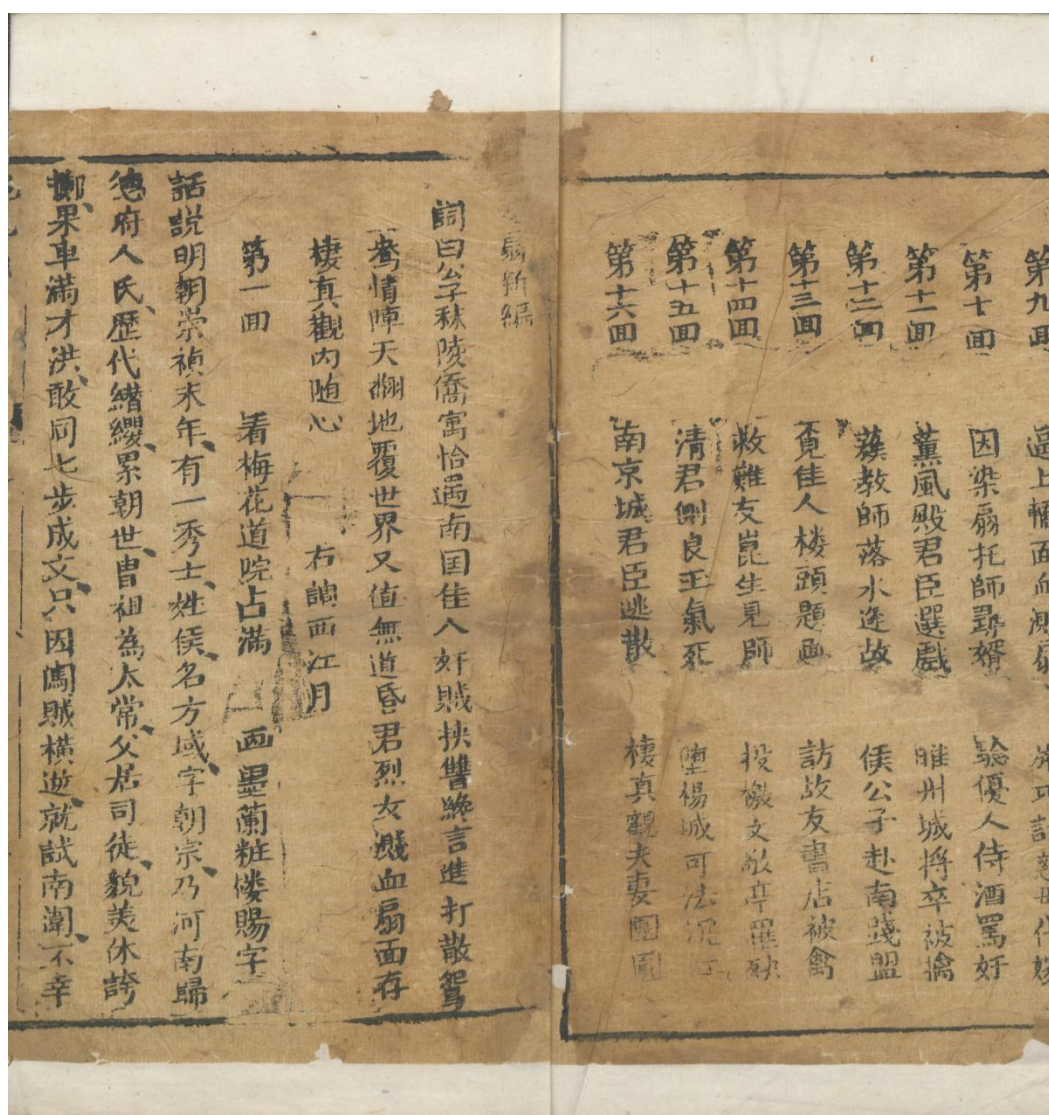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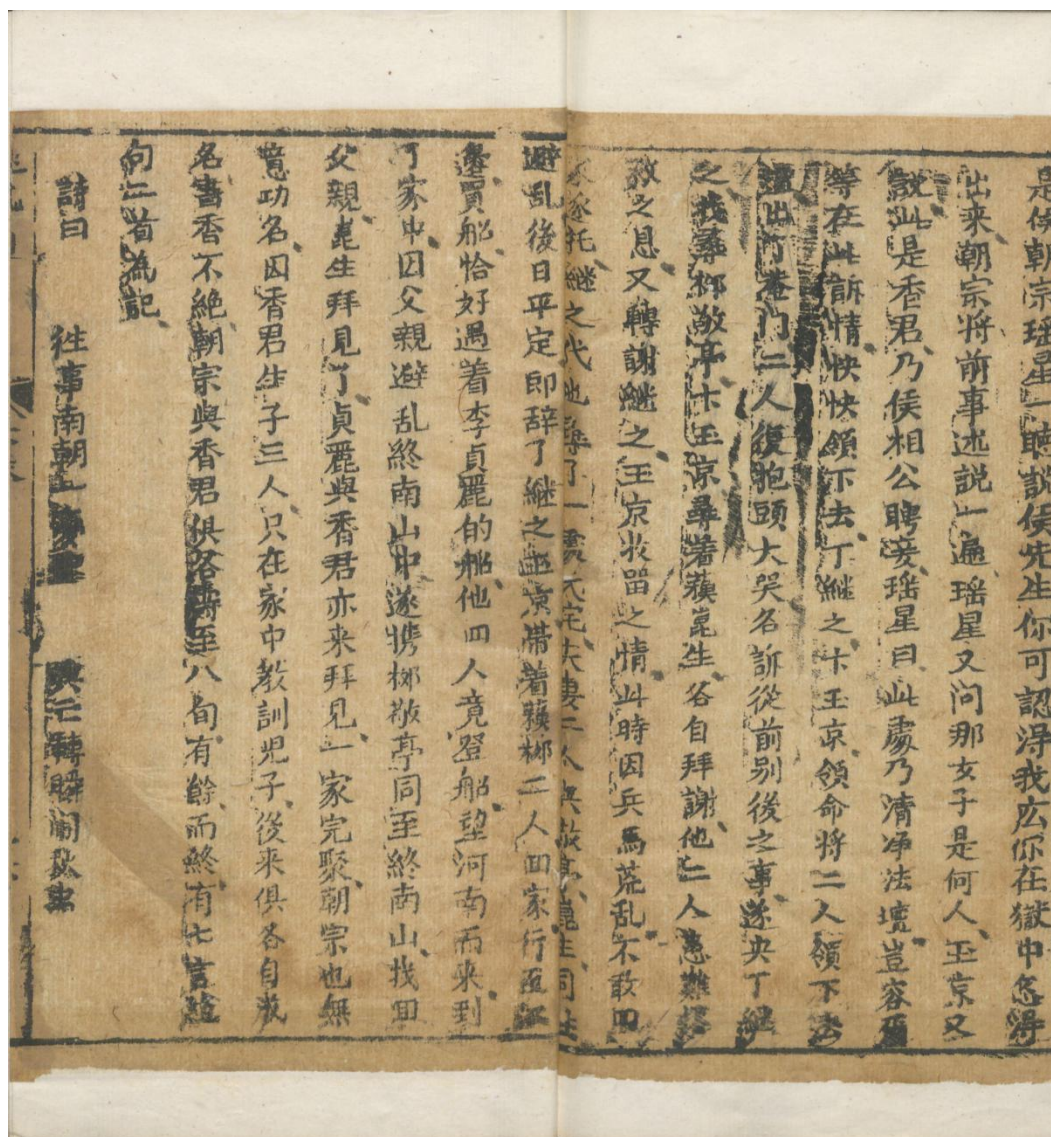


入藏文献介绍

清刻《桃花扇新编》

杜萌





《桃花扇新编》六卷十六回，著者不详。两册。刊刻年代约为清乾隆初年，避“弘”字讳。八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前后无序跋。

《桃花扇新编》是在清初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传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作为“新编”，本小说与原传奇在内容上最大的差别，在于文末以侯朝宗与李香君夫妻团聚，“香君生子三人”，“各寿至八旬有余而终”作结，是典型的大团圆结局。这样的新编更符合大众的审美标准，却削弱了原本《桃花扇》传奇所具有的悲剧意味。故事的落脚点，也由侯、李二人不得团圆而引发的对明朝覆亡的深切思考，变更为两人共享天伦的美好结局。

《新编》为平话小说，平话小说受众多为市井大众，故语言较为通俗浅白，《新编》亦不例外。然因其据《桃花扇》传奇改编，故事结构并未有重大变化，语言方面也多有借鉴，甚至沿袭原文，所以相较其他平话小说而言稍显雅致，表现之一就是俚俗字句极少出现。这是优秀的底本对于后来改编作品的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以《桃花扇》作为改编底本对《新

编》也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新编》几乎是依照《桃花扇》逐句“翻译”而成,《桃花扇》的行文方式,极大地限制了《新编》的发挥空间,造成《新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平话小说普遍具备的民间性、通俗性,以及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能力。语言较为呆板,在描写矛盾冲突时不够激烈,双方对抗性不强,以至于失去了《桃花扇》故事本身所具有的悲壮感。中国古代的小说如六朝志怪、唐宋传奇、宋元平话、明清章回小说,与戏曲作品如杂剧、传奇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故事结构较为简单的小说作品,经常作为后代戏曲创作的蓝本,也就是本事。这样的例子如唐元稹的《莺莺传》,从内容简短的小说作品发展成为情节完整的戏曲作品,代表性的刊本有大家熟知的元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在此基础上创作而成《西厢记》杂剧;汉代《列女传》中有关“秋胡戏妻”一节,唐代有《秋胡变文》,元代石君宝据此创作《鲁大夫秋胡戏妻》杂剧,等等。在改编的前后顺序上,往往是小说作品在前,戏曲作品在后。相较而言,由戏曲改编而成的小说作品就不那么常见。据徐文凯《有韵说部无声戏——清代戏曲小说相互改编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章第一节表格中所列由戏曲改编的清代小说,有较明确的刊刻年代、且时间最早的,就是这本《桃花扇新编》。从这个意义上讲,《桃花扇新编》是对戏曲作品小说化改编的有益尝试,其开拓创新精神值得肯定。另外,在语言表现力与情感渲染方面,相较于《桃花扇》传奇深沉的情感与雅致的语言,《新编》更贴近市井大众的审美,在经典文本通俗化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

孔尚任《桃花扇》的续书除此《新编》之外,据《桃花扇本末》,尚有清顾彩所作《南桃花扇》,其创作时间去《桃花扇》不远。另《见山楼丛录》云:“曲阜孔尚任作《桃花扇传奇》,无锡顾彩又作《南桃花扇》,所衍亦侯朝宗事,尚任以张薇出家白云庵,为侯李说法,二人醒悟修行,分住南北二山结局。此改朝宗挈姬北归,白头偕老,按朝宗于顺治癸卯尚应秋试,顾氏改之,不为无见。”可知顾彩所作剧本,已将侯李故事改为大团圆结局,与此《桃花扇新编》小说相同。惜顾氏书已佚,无法判定此本《新编》与顾氏剧本有何关系。

此本《新编》较为稀见,《中国古籍总目》未收。《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有此书目,但不知藏地。路工、谭天编《古本平话小说集》(中华书局,1984年)收录《桃花扇》一篇,言其封面题“竹窗斋评”“翰香楼梓”。“六卷十六回,无序无跋,不知作者姓氏”。我馆新采《桃花扇新编》书衣应是后来重换,没有任何题记。卷数回数与上述中华本相同,序跋皆无。中华本所据底本书影今不可见,只能通过文字对照加以揣测。通过对照回目题名与内容,可以确定两书在内容上的一致性,只是有少部分文字因刻印模糊存在认错的可能,故有异文出现。如若两书版本相同,则对本《新编》的编目著录大有帮助。本书刻印水平一般,部分字迹缺

失，殊为遗憾。然其作为由戏曲改编而成的小说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种，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仍是值得珍视的。